

潮汐文丛

家务清官

张笑天





张笑天

家务清官

中、短篇小说集

花城出版社

家 务 清 官

中短篇小说集

张笑天

*

花 城 出 版 社 出 版

(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)

广 东 省 新 华 书 店 发 行

广 东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 11印张 2插图 210,000字

1982年9月第1版 1982年9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19,300册

书号 10261·190 定价 0.96元

自序

花城出版社的同志们热情地为我编选了这本集子，有中篇，也有短篇，按他们的意思，是要精选。可我的作品平庸者居多，实在愧对“精选”两个字。不过，作为一个阶段的创作小结，我仍然希望它问世，向广大读者做一个汇报。

回顾我的创作道路，虽然远不及前辈作家那般充满曲折和辛酸，也毕竟不是一帆风顺的。有一个朋友曾经开玩笑地说我“是从历史的夹缝中站出来的”。虽则是戏谑之语，却也有几分真实。

有好些文学青年不断来信，询问“当作家的秘诀”，我实在答不出，恐怕比我高明的大作家也答不出。好多青年人立志要当作家，甚至发誓终生不渝，这志向当然是好的。可是，据我了解，好多作家们当初压根儿就没有想当作家，当作家带有一定的偶然性，虽然这偶然中有它的必然。

我倒是个例外，从念中学时候起，就执迷地做着当作家的梦，可是一直是空幻的梦！等到事隔多年，这梦魂早已不再缠身的时候，我反倒真的侧身文学了，看起来是很奇怪的。一九五八年，我随同大学历史系的老师们下到长白山林区半年，调查编写抗联历史，面对大量可歌可泣的历史素材，创作欲冲动，于是写了长达三十六万字的长篇小说《白山曲》。可那时，这是被视为“出格”的，于是“白专道路”、“一本书主

义”、“替左倾路线树碑立传”等等罪名接踵而来。这且不算，十年动乱时，书稿又被拿去批判，直到一九六九年我被隔离审查八个月后，宣布“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”而“解放”时，我的梦还没有彻底醒来，仍旧煞费苦心地去寻找底稿的下落，殊不知，早被一个造反派的学生拿去当了结婚洞房的糊墙纸，我大哭了一场，笔也扔了，稿纸也付之一炬，赌咒发誓，从此洗手搁笔，不再写一个字。

民间有一句俗语，叫“房檐上的大葱，叶黄根枯心不死”，搞创作的人，“忌笔”的决心和抽烟人忌烟的誓言一样不可靠。当天空晴朗起来的时候，当百花园里不再仅有八朵花的时候，我又按捺不住，跳了出来。

这次的“跳”，有人助跑，这助跑者，在我背上推一把者，当然是文艺政策。所以我说，光作梦是不会成为现实的。

我开始发表作品，是在六十年代初，杂文、散文、小说、诗歌，什么都来，也常在报刊上发点“豆腐块”文章，真正象点样子的小说，是一九六四年经王汪同志编发在《长春》月刊上的小说《种瓜记》，后来选到百花丛书的集子里，那是我童年积累起来的农村生活的。

去年，《光明日报》曾发表了肖云儒同志评我几部中篇小说的文章。据肖云儒同志替我总结，我是“不人云亦云、随波逐流”的，是“专擅发掘现实尖锐题材”的。这自然有过奖的成份，但是，我的小说（尤其是中、短篇），以现实题材为主，这倒是事实。

有好长一段时间里，文艺界的同志们对文艺作品的功能

争论不休，我几乎没有发表过什么见解。一来，我觉得自己从来没有按照评论家们的理论原则去创作；二来，我觉得有些问题本来是常识问题，无须争，无须一定要给它下一个什么定义。

曾经有人说我的作品“左右逢源”，意思是说既有揭露阴暗面的，也有所谓歌颂光明的。我不敢苟同这种说法。我以为文学作品归结起来有两个字：真、情。动情、感人的基础是真实，只有真实，才能获得读者的赏识，才有长久的生命力。就当前来说，惟有那些与每个人息息相关的现代生活，才更能够引起人们共鸣，这是我以现实题材为主的原因。我既不想当时髦的纯揭露派，也不想当通常所说的歌德派。我的作品，在揭露阴暗的同时，也从来不要忘记重点去挖掘人们心灵中的善的、美的东西，善与恶是不能须臾分割的两面。

就《家务清官》来说，就是我这种创作思想的代表。

有好长一段时间，通过大量现实生活，我发现了妨害四化向前进的阻力，在于我们的行政机构臃肿，各级干部年事太高。但是，如果正面去写老干部让贤，未免有图解中央政策之嫌；把老干部都写成“占着茅坑不屙屎”的人，也是极不公平的。为了选择这个角度，我有意识地深入接触并研究了、解剖了几个高级干部的家庭，我发现了从前没有注意的问题，家庭阻力是相当大的。于是我写成了这部中篇。

发表以后，文艺界一个朋友曾拿着这篇小说给几个领导干部看，其中一个说：“这个作家好象到了我们家似的”，另一位说：“我能接受，叫我老婆看到了，那可要骂街了”……

可见这篇作品还有一定的代表性，这使我心稍安，因为我并不是要猎奇，或者博得某些人的掌声。

现在，西方风行所谓写人的异化的小说。前一时期，我们的文艺作品中，也出现了好多写兽性、变态的一股风。我不否认，在泯灭人性的年月里，在我们这块土地上，确曾发生了好多令人毛骨悚然的非人道的悲剧，可是这毕竟不是我们生活中的主流，潜藏在人们心中美好的东西还是多得很，作家们有义务去恶扬善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我是主张写人的净化的，这在恢复社会公德的今天来说，不能说是没有意义的。

我这个人，挑别人毛病常常还准确，对待自己却不甚了了。所以这个集子仰赖花城社的同志代劳。今天认为还过得去的，明天也许就是羞于见世面的东西了，一方面可能由于行市涨落不定，一方面也可能由于我的幼稚，反正丑媳妇迟早要见公婆——事实上已经见过的了。

1982年4月22日写于长春



目 录

- 1 自序
- 1 公仆
- 94 家务清官
- 180 老将离休之后
- 235 逝水流年
- 257 公开的“内参”

公 仆

从自己身上踢头三脚

双凤河农场管理局的老局长顾星辰官复原职了。

这消息一阵风似地刮遍了三江平原。用北大荒的土话说：正应节气。此时刚交初春季节，草木欲萌，百废待举。在顾星辰的老相识们看来，当北归的大雁翅膀携来春风的时候，北大荒第一员战将重又挂帅出征，当然是顺理成章的事。这一阵子，在双凤河管理局上下，无论是年过半百的第一代北大荒开拓者，还是耳闻顾星辰德政的后来者，自粉碎“四人帮”以来，无不预言顾星辰要出山的。

果然，顾星辰随着解冻的双凤河驾临了。有一个老头竟然打了一句诨：“今年双凤河跑冰排山崩地裂，是武开河，哼，瞧着吧，顾局长东山再起，也保险是个武荏子——大刀阔斧！”

北大荒人的怀念和期望，对于顾星辰来说，不是荣誉，

倒实在是个压力。他常常问自己，我能给人们带来什么呢？这是顾星辰近来思索最多的一个问题，有时甚至使他头脑胀痛不止。

其实，在人们准备隆重欢迎老局长的当儿，顾星辰早已背着行李卷从遥远的茶条河“五七干校”悄悄回到了双凤河。

他没有声张，也不出去走亲访友，整天把自己锁到招待所一间不到十平方米的小屋子里，把管理局组织科的人事、干部档案调来，一份一份地仔细翻阅，连“走死逃亡”者的卷宗他都不放过。管政工的秘书们不知道老局长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，又不好深问。好多人还以为他是个上访者，因为他整天和住在招待所的上访者泡在一起。也难怪政治部的人不敢泄露顾星辰回来的消息。熟悉他的人怕他三分，不熟悉他的新手简直怕他七分！据传闻，这个干瘦的老头脾气坏得出奇。

春天白昼短，一眨眼工夫，日影从窗上沉下去，天已经黄昏了。顾星辰从案卷堆积如山的小方桌前抬起头来，拳头狠狠往桌上擂了一下，墨水瓶、毛笔全都震得跳了几跳。

他不是对别人发脾气，他在恨自己，恨得坐不稳、立不安。他常常问自己：“新官上任三把火，我这第一把火应当从哪里点起呢？”

现在，这个一直没有答案的问号又在他脑际盘旋开了。

他“砰”一声推开小风窗。早春带有浓重凉意的晚风扑面而来，吹拂着他那稀疏、灰白的头发。他今年刚交五十五岁，可是面目苍老得象六十开外的人，个子矮小、干瘦，额

角的青筋总是簌簌乱蹦。但是只要你望望他的眼睛，你准会首先避开，那是一双永不衰老的、灼灼逼人的眼睛。有人说，眼睛是心灵之窗，大概只有通过顾星辰这对一点不能藏污纳垢的心灵之窗，才能窥到他那火热的胸怀吧？

这时，没有玻璃的木板门响起了“笃笃”的叩击声。

“晚饭不吃了。”顾星辰以为又是招待所的服务员小谢来催他去吃晚饭，就头也不回地说了一句。

门还是“吱呀”一声推开了，顾星辰掉过头来，却见是个梳两根羊角辫子的姑娘从门缝里探进圆圆的面孔，那对水汪汪的大眼睛，有几分胆怯，却又有几分调皮的稚气。顾星辰眯了眯眼，觉得这张面孔有点熟悉，又有点陌生，一时记不起她是机关科室的、还是下边哪个作业队的。

顾星辰见这姑娘不肯进来，就故意粗声粗气地吼了一句：“这是什么规矩？探头探脑？我屋子又没挂杀人刀！”

这姑娘顽皮而稚气地“咯咯”一乐，挤进门来，背靠房门说：“人家都说你脾气大，就把这倒霉的差事推给我来干。不过，我才不怕你！”

“嗨！”顾星辰虎起脸来说：“那你等着瞧吧。好了，先报字号：你叫什么？在哪个部门工作？”

这姑娘偏偏不报字号，只是轻描淡写地告诉顾星辰，她是临时抽调到“运动办”的，至于从哪抽来，她同样没有说明。

“告诉你，跟我保密可没有什么好下场。”顾星辰点上一支烟，吸了一口，又坐回到案卷如山的小方桌后，问道：“那么，先说说他们要你办一件什么倒霉差事吧。”

这姑娘打量了顾星辰几眼，用一种做思想工作的口气说道：“你知道，当前正是给冤、假、错案平反、昭雪的时候，来上访的人、等待重新安排工作的人比较多，相应之下，咱这个只有三十几张床位的招待所就显得不适应需要了。昨天，连招待所的值班室、被服仓库都腾出来搭了临时板铺。我想，这种暂时现象，你是能够理解的……”

话说到这里，被顾星辰打断了：“哈，你倒挺会搞思想教育！到此为止罢，我可从来讨厌拐弯抹角。是不是要在我屋子里加几张床？”

“不是几张，”姑娘忍住笑，说，“是一张。刚才，有一个远道来的同志，没地方住。这个人，从前，为咱农场立过功的，我觉得，怎样招待都不过分……”言语之中，流露出对来人一种明显的崇敬。

“别罗嗦了！”顾星辰挥挥手站起来，“床在哪里？我去和你抬！行政科长真是个好蛋，干嘛打发你来动员我？”

姑娘歪起头笑道：“因为……他们说，只有我能制服你……”

“唔？”顾星辰打量着姑娘，又起腰来说：“嚇，你真能夸口，你有这么大本事？”

姑娘笑了：“我本事不大，我可以搬救兵啊。”

“救兵？”顾星辰问道，“你能搬动谁？”

姑娘有点撒娇地说：“我爸爸呗！”

“你爸爸？”顾星辰眯起眼睛重新打量一下这个有几分面熟的姑娘，心里冷丁一动，不禁叫起来：“小鬼头，跑来跟我

捉迷藏！你是陈冀湘，对不对？哼，你的名还是我给你起的呢，你爸爸老家是河北，你妈原籍是湖南，生你那年，正是志愿军赴朝作战过江前夜，你爸爸在丹东，没人给你落户口。我跑到派出所，才想起来没问你该起个啥名，嘿，幸亏我当时想出了这个好名儿，若起个陈丫蛋，你也得叫一辈子，哈哈……”

陈冀湘“咯咯咯”地乐了：“听妈妈说，你脾气满大，有一回同我爸爸吵起来，把酒瓶子都摔了。”

“那是轻的。”顾星辰哈哈大笑着，“不过也别听你妈妈夸大其词。我并不那么凶。你忘了？你小时候，骑在我背上，拿柳条棍抽我脖子当马骑，我从来没抱过蹶子呀！”

陈冀湘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。

两个人抬来一张瘸了一条腿的床，打横摆在靠窗的地方，却怎么也支不稳。陈冀湘要去叫木工，顾星辰却说不行。他趴在地上，用一块小木楔子塞到榫里去，拿砖头敲打，问陈冀湘：“快十年没见到你爸爸了，你都出息成大姑娘了。小湘，你爸爸干嘛不来看我？”

陈冀湘说：“你别忙啊，他也是刚刚落实政策回总局，一有空，他还不搬一箱啤酒来灌你呀！”

顾星辰拍拍手上的尘土站起来，往床上一坐，吱吱呀呀一阵乱叫。

顾星辰摇摇头说：“看来，只好由我这个瘦子住这张床了。若来人是胖子，会把床压碎的。”

陈冀湘道：“他也许比你还瘦！”

“是吗？”顾星辰问道，“到底给我弄来个什么人作伴呀？”

陈冀湘似乎不大想说，故意卖了一个关子：“见了面就知道了。反正，他应当算个好人。”

“好人就是好人，怎么叫算个好人？”顾星辰说。

陈冀湘说：“也许，你就不那么喜欢他！”

顾星辰道：“是吗？”

陈冀湘“咯咯”一笑，她已经圆满办妥了这件“外交”，高高兴兴地跑回办公大楼复命去了。

房间里，又剩下了顾星辰一个人伴着一大堆案卷。

天渐渐暗下来。他点起一支香烟，扭亮桌上的台灯，又抽出一份档案，立刻沾了一手尘灰。

这个牛皮纸口袋，一点折痕都没有，落满灰垢，看来是多少年没人问津了。

他小心地解开白线绳，抽出卷宗，打开，第一眼就看见了登记表上方的一张照片，是一个浓眉大眼、端庄清秀的青年，看上去不过二十几岁，履历也很简单，小学、中学直到农学院……可是按年龄推算，这个人十七岁入大学，十八岁就终止了求学履历，这是怎么回事？

答案在下一张表里。这是一张由双凤农管局五人小组签署意见的右派分子审批报表。原来这个青年大学生在读到二年级时，由老师带领到北大荒来上土壤分析实习课，那时正值农垦先遣队——老铁道兵开进北大荒踏查建场的初创时期。这个大学生由于在农垦战士当中“煽动闹事”、“散布右派言论”而被农学院实习队和双凤农管局五人小组联合定案，

划为右派分子。批斗以后，开除了学籍，留在北大荒就地改造了。

顾星辰不错眼珠地盯着照片和旁边的名字：刘运飞。他觉得名字十分耳生，无论如何无法和人对上号。

他开始仔细研究刘运飞的罪状，在那密密麻麻的字行中，有几个阿拉伯数字显得特别刺眼，象总往外跳似的，那是“八·二八”。

啊，顾星辰模糊地记起来了。在他记忆中久已淡漠了的“八·二八”事件，是曾经轰动全农管局各农场的“匈牙利事件”，可是今天看来，他却有点哑然失笑。是啊，仅仅因为刘运飞提了一条意见未被领导采纳（何况后来事实证明这条意见是正确的），于是出于青年人血气方刚的正义感，给管理局领导贴了一张批评“官僚主义作风”的大字报。事情就坏在这张大字报赢得了农场好多人的响应，刘运飞被“掐了尖”，这就成了“煽动闹事”……

顾星辰摇摇头，感到好笑。可是，事后感到好笑的事情，当初却是一本正经地干出来的！顾星辰忍不住往后面翻，同时咕哝了一句：“谁批的？”

可是当他发现领导审批意见栏里，签字的首长就是自己和老朋友陈滔时，他的头嗡地一下，胀得有笆斗大。

他轻轻地掩上卷宗，不敢再拿眼睛正视照片上青年人那双纯真无邪的眼睛，他心里有说不出的酸楚和苦痛，这使得他近日来的悒郁心情达到了顶峰。他穷极无聊地把两根香烟接起来，猛烈地吸着，灯下腾起一团团蓝色烟雾。

在十多年动荡的大潮中，他几经浮沉，几次被大潮卷进幽深的浪谷。他在牛棚里住过，当然在清队过程中也靠过边，后来刚刚起用，却又被扫荡右倾翻案风的大浪打沉下去……他经历过有他这种身分、资历的干部所尝受过的一切，那时积郁在内心中的是对祭起“最最最”招牌的混蛋们的切齿痛恨，很少或者根本没有想自身还有什么过失，有什么值得内疚的地方。正象在一次批斗他的大会上他声称的一样：“我顾星辰走过的路一步俩脚印，良心可鉴，我对党问心无愧！”

真的是这样吗？惶惑之余，顾星辰开始怀疑这个信条了，他所以要在正式工作以前好好思索点问题，就是要把头脑中的是非曲直理一理，他不能带着包袱上阵，当然也不能带着伤痕出征。

人能有自知之明是不容易的，能够扪心自问、自省已过的人就更能可贵。但是，大胆否定自己却要有足够的勇气、气度和胸怀，而在这种勇气、气度和胸怀形成之前，难免要经历一种折磨内心的苦恼。现在，顾星辰努力跳出自我的圈子，力求用“忘我”的责任感来鞭挞从前的顾星辰，他正酝酿着别人所无法理解的事情……

一阵极轻、极有礼貌的叩门声过后，传来一声文质彬彬的声音：“可以吗？”

“进来！”顾星辰料定是新住客来了，顺手捻灭大半截烟头，扭身注视着房门。

门轻轻推开，走进一个衣着不整的人来，看上去四十岁左右，脸色发黄，由于两腮塌陷，颧骨显得很高，大约有个

把月没刮胡子了，乱蓬蓬的足有寸把长。他背着一个补了几块杂色补丁的帆布背兜，象是地质大队或农学院野外作业、实习背的那种。背兜里鼓鼓囊囊，却又显得没有多少分量。

“坐吧，”顾星辰站起身，替他解下背包，放到地下，“你是来跟我同住的，是吧？”

来人有些拘谨地点点头，目光有意无意地四下环顾了一下窄小的房屋，停在堆满档案口袋的小方桌上。他立刻显得不安起来，有点张皇地提起帆布背包，说：“我……还是另找个地方吧……”

“怎么，不愿意和我同住？”顾星辰是笑着问这话的，可内心却有点隐隐作痛，他下意识地低头看了看自己并不脱离群众的装束。

来人眼睛仍然瞟着桌子上的档案袋，说：“我住在这……不合适……我的身分……再说，我会影响你工作的……这些年干体力活，能吃能睡，夜里打呼噜，惹人烦……”

顾星辰终于觉察到他的目光为什么不离档案了。听了他的话，顾星辰感到心酸，多老实的青年人啊。

于是顾星辰强拉他坐在床沿上，说：“对一个正派的人来说，你把不该他看的东西拿到他眼皮底下，他会闭上双眼的。我看，你一定同意我的说法。再说，打呼噜算什么？战争年月，在战壕里拿大炮当催眠曲，不是比打呼噜要响几倍吗？”

一句话说得那人解除了拘束，笑了，露出一口白牙。

顾星辰给他一支凤凰牌香烟，他不接，却从腰里摘下个布烟口袋，用白纸卷了一根又粗又长的“报纸王”。他那双手，